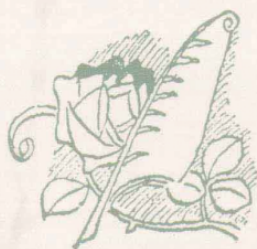


清馨民国风

# 吾師吾友

梁启超 胡适等著 孙立明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梁启超 胡适 郁达夫 林徽因 何家槐 梁漱溟 蔡元培 徐霞村 林语堂 温源宁 罗家伦 顾颉刚 方豪 柳亚子 钱君匋 陈西滢 胡山源 周楞伽 崔士杰 钱歌川 郑振铎 丰子恺 夏丏尊 冯三昧 培杰 深

清馨民国风

# 吾师吾友

梁启超  
胡适等著  
孙立明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馨民国风:吾师吾友/梁启超,胡适等著,孙立明编.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 - 7 - 5638 - 2123 - 5

I. ①清… II. ①梁… ②胡…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8194 号

清馨民国风:吾师吾友

梁启超 胡适 等著 孙立明 编

---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mailto: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1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123 - 5/I · 17

定 价 26.00 元

---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清 馨 民 国 风

## 前言

这本书中的几十篇文字，都曾刊载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其中一些篇目，近二三十年中曾经从繁体字变为简体字，或多或少为今人所知；但更多的篇目，似乎一直以繁体字竖排的形式，掩隐在岁月的尘埃中，直到我们发现或找到它们，再把它们转换为简体字，以现在这套“清馨民国风”丛书为载体，呈献给当今的读者。

收入这套“清馨民国风”丛书的数百篇民国时期的文字，堪称历史影像，也可以说是情景回放。它们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是近 200 位民国学人的集中亮相，也是他们经历、思考与感悟的原味展示——围绕读书与修养、成长与见闻、做人与做事、生活与情趣，娓娓道来。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既可以领略众多民国学人迥然不同的个性风采，更可以感知那个时代教育、思想与文化生态的原貌。

策划、编选这样一套以民国原始素材为主体内容的丛书，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而今本套丛书即将分批陆续付梓，我们欣喜地发现，她已经有型、有范儿、有味道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本书收选的作品,有一部分仍处于版权保护期。由于原作品出版年代久远,且难以查找作者及其亲属的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我们未能事先一一征得权利人同意。敬请这些作者亲属见书后及时与我社联系,以便我社寄奉稿酬、寄赠样书。

## 目 录

- |    |                 |
|----|-----------------|
| 1  | 亡友夏穗卿先生/ 梁启超    |
| 9  | 丁在君这个人/ 胡适      |
| 22 | 高梦旦先生小传/ 胡适     |
| 26 | 追悼志摩/ 胡适        |
| 37 | 志摩在回忆里/ 郁达夫     |
| 44 | 悼志摩/ 林徽因        |
| 54 | 怀志摩先生/ 何家槐      |
| 63 | 纪念梁任公先生/ 梁漱溟    |
| 71 | 刘半农先生不死/ 蔡元培    |
| 73 | 半农先生和我/ 徐霞村     |
| 77 | 辜鸿铭/ 林语堂        |
| 83 | 胡适之/ 温源宁文, 林语堂译 |

- 86 纪念蔡先生/ 梁漱溟  
——为蔡子民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 95 伟大与崇高/ 罗家伦  
——纪念先师蔡子民(元培)先生
- 98 悼蔡元培先生/ 顾颉刚
- 104 马相伯先生事略/ 方豪
- 109 苏曼殊之我观/ 柳亚子
- 118 陶元庆论/ 钱君匋
- 129 刘叔和/ 陈西滢
- 136 一个难得的文人/ 胡山源
- 142 一个沉默的文人/ 胡山源  
——悼莎氏全集译者朱生豪君
- 145 记郁达夫/ 周楞伽
- 156 记田汉/ 周楞伽
- 166 记洪深/ 周楞伽
- 180 独脚学者潘光旦/ 崔士杰
- 186 纪念王礼锡/ 钱歌川
- 194 忆六逸先生/ 郑振铎
- 199 惜周作人/ 郑振铎
- 203 悼夏丐尊先生/ 郑振铎

|     |                           |
|-----|---------------------------|
| 210 | 悼夏丏尊先生/ 丰子恺               |
| 216 |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
| 225 |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              |
| 231 | 忆弘一法师/ 冯三昧                |
| 236 | 我与老舍/ 罗常培<br>——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 |
| 241 | 庐隐回忆记/ 刘大杰                |
| 255 | 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 赵景深            |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20世纪初中国新旧交替时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民国初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就最大，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著作后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 亡友夏穗卿\*先生

梁启超

我正在这里埋头埋脑做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头《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的信，说他父亲穗卿先生死了！

我像受电气打击一般，蓦地把三十年前的印象从悲痛里兜转来！几天内天天要写他又写不出。今天到车站上迎太戈尔<sup>①</sup>，回家来又想起穗卿了。胡乱写了那么几句。

近十年来，社会上早忘却夏穗卿其人了。穗卿也自贫病交攻，借酒自戕。正是李太白诗说的：“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

---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诗人、历史学家、学者，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编者注。

① 今译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代表作《吉檀迦利》《飞鸟集》。——编者注。

平。”连我也轻易见不着他一面，何况别人？但是若有读过十八九年前的《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的人，当知其中有署名“别士”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很感觉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别士”是谁？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

穗卿既不著书，又不讲学，他的思想只是和欣赏的朋友偶然讲讲，或者在报纸上随意写一两篇。——印出来的著作只有十几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并非得意之作。——他晚年思想到怎样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人知道。但我敢说：

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

他对于佛学有精深的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

我将来打算作一篇穗卿的传，把他学术全部详细说明。——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因为穗卿虽然现在才死，然而关于他的资料已不易搜集，尤其是晚年。——现在只把我所谓“三十年前印象”写写便了。

穗卿和我的交际，有他赠我两首诗说得最明白。第二首我记不真了——原稿更没有。第一首却一字不忘，请把它写下来：

壬辰在京师，广坐见吾子。

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

泊乎癸甲间，衡宇望尺咫。

春骑醉莺花，秋灯挟图史。

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

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

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

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

夕烽从东来，孤帆共南指。

再别再相遭，便已十年矣。

吾子尚青春，英声乃如此。

嗟嗟吾党人，视子为泰否。

这首诗是他甲辰年游日本时赠我的，距今恰恰整二十年了。我因这首诗才可以将我们交往的年月约略记忆转来。

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么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土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的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

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

这会儿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哪里会有恁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后来知道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发生问题的勇气也一天减少一天了。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唯厌它，而且恨它。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兰陵”指的是荀卿，“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也即基督教经典里头的撒旦。“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但我才说过，我们吵到没有得吵的时候，便算问题解决。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见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我只记得他第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

巴别塔前分种数，人天从此感参商。

这是从地质学家所谓冰期、洪水期讲起，以后光怪陆离的话不知多少。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因为他创造许多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可惜我把那些诗都忘记了——他家也未必有稿。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

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

谭复生和他的是：

……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

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

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

我们的“新学”要得要不得是另一问题，但当时确用“宗教式的宣传”去宣传它。穗卿诗说：“嗟嗟吾党人。”穗卿没有政治上的党，人人共知，“吾党”却是学术打死仗的党。

穗卿为什么自名为“别士”呢？“别士”这句话出于墨子，是和“兼士”对称的。墨子主张兼爱，常说“兼以易别”，所以墨家叫作“兼士”，非墨家便叫作“别士”。我是心醉墨学的人，所以自己号称“任公”，又自命为“兼士”。穗卿说：“我却不能做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只好听你们墨家排挤罢。”因此自号“别士”。他又有两句赠我的诗说道：“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这是他口里说出来我们彼此不同之点。大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不像我凡事都有兴味。我们常常彼此互规其短，但都不能改，以后我们各走各路，学风便很生差别了。

穗卿又给我起一个绰号叫作“佞人”。这句话怎么解呢？我们有一天闲谈，谈到这“佞”字。古人自谦便称“不佞”，《论语》又说“仁而不佞”，又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不佞有什么可惜又有什么可谦呢？因记起某部书的训诂“佞，才也”，

知道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无才，非敢为佞即不敢自命有才。然则穗卿为什么叫我作佞人呢？《庄子·天下》篇论墨子学术总结一句是“才士也夫”。——穗卿当时赠我的诗有一句“帝杀黑龙才士隐”，“黑龙”用《墨子·贵义》篇的话，才士即指墨子——他挖苦我的“墨学狂”，叫我作“才士”，再拿旧训诂注解一番，一变便变成了“佞人”！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候，我不知往哪里去了，三天没有见他。回来见案头上留下他一首歪诗说道：

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

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这虽不过当时一种雅谑，但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现在三十年前的丁香花又烂漫着开，枝头如雪，“佞人”依旧“栖栖”，却不见留笺的人！

我们都学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说：“怕只法相宗才算真佛学。”那时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初回到中国，他看见了欢喜得几乎发狂。他又屡说：“《楞严经》是假的。”当时我不以为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后来越读《楞严经》越发现它是假。我十年来久想仿阎百诗《古文尚书疏证》的体例著一部《佛顶楞严经疏证》。三月前见穗卿，和他谈起，他很高兴，还供给我许多资料。我这部书不知在何年何月才作成，便作成也不能请教我的导师了！

穗卿是最静穆的人，常常终日对客不发一言。我记得他有一句诗“一灯静如鹭”，我说这诗就是他自己的写照。从前我们用的两根灯草的油灯，夜长人寂时，澄心眇虑，和他相对，好像沙滩边白鹭翘起一足在那里出神。穗卿这句诗固然体物入微，但也是他的人格的象征了。

“白云归去帝之居”，呜呼，穗卿先生归去了。

呜呼！思想界革命先驱的夏穗卿先生！

呜呼！我三十年前的良友夏穗卿先生！